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二回 董士宏葬親賣女 活羅漢解救好人

話說濟公長老在西湖見一個人方要上吊，自己按靈光一算，早已知道。書中交代，那人姓董名士宏，原籍浙江錢塘縣人，為人事母至孝。父早喪，母秦氏。娶妻杜氏早死，留下一女名玉姐，甚伶俐。董士宏錘金匠手藝，他女兒八歲時，秦氏老太太染病不起，董士宏小心進湯醫。家貧無力贍養老母，把女兒玉姐典在顧進士家作使女，十年回贖，典銀五十兩，給老太太養病。老母因看不見孫女，問：“我孫女哪裏去了？”董士宏說：“上他外祖那裏去了。”老太太病重，一連七日不起，竟自嗚呼哀哉。他就把家中些銀兩盡力葬母之後，自己到鎮江府那裏忍耐時光。十載光景，好不容易積湊了六十兩紋銀，想把女兒贖出來，另找婆家。在路上無話。這一日到了臨安，住在錢塘門外悅來客店中。帶了銀兩，明日到了百家巷。一間顧宅進士，左右鄰居都說：“顧老爺升了外任，不知在哪兒做官。”董士宏一聽，如站萬丈高樓失腳，揚子江斷纜崩舟，自己各處訪問，並不知顧大人住在哪裏，也不知女兒下落。到了錢塘門外，在天竺街酒店吃了幾盃悶酒，不知不覺，醉入夢鄉。出了酒店想要回寓，不覺自己走錯道路，把銀子也丟了。及至酒醒，身邊一摸，銀子丟了！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無奈走至樹林，越想越無滋味，想：“女兒也不能見面了，自己不如一死，以了此生之孽冤。”想罷，來至樹林，把腰中絲條解下來，拴上一個套兒，想要自縊身死。忽然對面來了一個和尚，口中說：“死了死了，已死就了。死了倒比活的好！我要上吊。”解下絲條，就要往樹上拴。董士宏一聽，猛吃一驚，抬頭一看，祇見那僧人長的甚為不堪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臉不洗，頭不剃，醉眼乜斜睜又閉。若癡若傻若顛狂，到處詼諧好耍戲。破僧衣，不趁體，上下窟窿錢串記，絲條七斷與八結，大小咯噔接又續。

破僧鞋，祇剩底，精光兩腿雙脛赤，涉水登山如平地，乾坤四海任逍遙。經不談，禪不理，吃酒開單好詼戲，警愚勸善度群迷，專管人間不平氣。

董士宏看罷，祇聽和尚說：“我要上吊了！”就要把繩子往頸裏套。董士宏連忙過去，說：“和尚，你為甚麼去尋短見？”濟公說：“我師父同我化了三年之久善緣，日積月累，好容易湊了五兩銀子。我奉了師父之命，派我買兩身僧衣僧帽，我最好喝酒，在酒館之中，因為多貪了兩盃酒，不知不覺，醞釀大醉，把五兩銀子丟了。我有心回廟見我師父，又怕老和尚生氣。我自己越思越氣，無路生活世上，故來此上吊。”董士宏一聽這話，說：“和尚，你為了五兩銀子，也不至於死。我囊內尚有散碎銀子五六兩，我亦是遇難之人，留了也無用。來罷，我周濟你五六兩銀子罷。”伸手掏出一包遞給和尚。和尚接在手中哈哈大笑，說：“你這銀子，可不如我銀子那樣好。又碎又有成色潮點。”董士宏一聽，心中不悅。暗想：“我白施捨給你銀子，你還嫌不好。”自己說：“和尚，你對付著使用去罷。”和尚答應一聲，說：“我走了。”董士宏說：“這個和尚真真不知人情世務。我白送給他銀子，他還說不好。臨走連我姓沒問，也不知謝我，真正是無知之輩。唉！反正是死。”正在氣惱，祇見和尚從那邊又回來，說：“我和尚一見了銀子全忘了，也沒問恩公貴姓？因何在此？”董士宏把自己丟銀子之故說了一遍，和尚說：“你也是丟了銀子啦，父女不能見面。你死罷，我走啦。”董士宏一聽，說：“這個和尚太不知世務，連話都不會說。”見和尚走了五六步又回來說：“董士宏，你是真死假死呢？”董士宏說：“我是真死，怎麼樣？”和尚說：“你要是真死，我想你作一個整人情吧。你身上穿了這身衣服，也值五六兩銀子。你死了，也是叫狼吃狗咬，白白的糟蹋。你脫下來送給我吧。落一個淨光來淨光去，豈不甚好？”董士宏一聽此言，氣得渾身發抖，說：“好個和尚，你真懂交情！我同你萍水之交，送你幾兩銀子，我反燒紙引了鬼來。”和尚拍手大笑說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你不要著急。我且問你，你銀子丟失，你就尋死。五六十兩銀子也算不了甚麼。我代你去把女兒找著，叫你父女相會，骨肉團圓好不好？”董士宏說：“和尚，我把贖女兒的銀子已丟了，就是把女兒找著，無銀贖身，也不行。”和尚說：“好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你同我走吧。”董士宏說：“和尚，寶刹在哪裏參修？貴上下怎麼稱呼？”濟公說：“我西湖飛來峰靈隱寺。我名道濟，人皆叫我濟顛僧。”董士宏見和尚說話不俗，自己把絲條解下，說：“師父你說上哪兒去？”濟公說：“走。”轉身帶了董士宏往前走。和尚口唱山歌：

走走走，遊遊遊，無是無非度春秋。今日方知出家好，始悔當年作馬牛。想恩愛，俱是夢幻。說妻子，均是魔頭。怎如我赤手單瓢，怎如我過府穿州，怎如我瀟灑灑，怎如我蕩蕩悠悠，終日快活無人管，也沒煩惱也沒憂，爛麻鞋，踏平川，破衲頭，賽緞綢。我也會唱也會歌，我也會剛也會柔。身外別有天合地，何妨世上要觸體。天不管，地不休，快快活活做王候。有朝困倦打一盹，醒來世事一筆勾。

話說和尚同了董士宏往前走。進了錢塘門。到了一條巷內。告訴董士宏說：“你在這裏站著。少時有人問你生辰年歲，你就說。你可別走，我今日定叫你父女見面，骨肉相逢。”董士宏答應說：“聖僧慈悲慈悲。”和尚抬首一看，見路北有一座大門，門內站著幾十個家人，門上懸牌掛匾，知道是個仕宦人家。自己邁步上了臺階，說：“辛苦眾位。貴宅姓趙麼？”那些家人一瞧，是個窮和尚，說：“不錯，我們這主人姓趙。你作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我聽人說，貴宅老太太病體沉重，恐怕要死。我特意前來見你家主人，給老太太治病”那些家人一聽和尚之言，說：“和尚，你來得不巧。不錯，我家老太太因我家小主人病重，心疼孫子，急上病來，請了多少先生皆沒見好。我家主趙文會最孝母，見老太太病重，立時托人請精明醫家。有一蘇員外，字北山。他家也是老太太病了，請一位先生綽號賽叔和，姓李名懷春。此人精通岐黃之術，我家主人方纔上蘇宅請先生未回來。”

正說著，從那面來了一群騎馬之人。為首三個人，頭一匹白馬上人，五官清秀，年約三旬，頭戴四楞中，上安片玉，繡帶雙飄，身披寶藍緞逍遙員外帽，上繡百幅百蝶，足登青緞官靴。面皮微白，海下無須。此人就是賽叔和李懷春。第二位是雙葉寶藍緞逍遙員外巾，三藍繡化，迎面嵌美玉、安明珠。身穿藍緞逍遙帽，足下青緞官靴。面如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三絡長髯，飄灑胸前。這就是蘇北山。第三位也是富翁員外打扮：白面長髯，五官清秀。和尚看完，過去阻住馬說：“三位慢走，我和尚守候多時了。”趙文會在後面，一見瘋和尚截住去路，說：“和尚，我等有急事，請先生給老母治病，化緣改日來，今日不行。”和尚說：“不行。我並非化緣，我今日聽說府上老太太病勢沉重，我是許下心願。哪裏有人害病，我就去給調治。今日我是特意來給治病”趙文會說：“我這裏請來先生，乃當代名醫。你去吧，不用你。”和尚一聽，回頭看了李懷春一眼，說：“先生，你既是名醫，我領教你一味藥材治甚麼病”李先生說：“和尚，你說甚麼藥？”濟公說：“新出籠熱饅首，治甚麼病呀？”李先生說：“《本草》上沒有，不知。”和尚哈哈大笑，說：“你連要緊的事均不知道，還敢自稱名醫。新出籠熱饅首治餓，對不對？你不行，我同你至趙宅幫個忙兒吧。”李懷春說：“好。和尚，你就跟我來。”趙文會、蘇北山也不好攔住，祇好同著和尚進了大門。至老太太住的上房之內落坐，家人獻上茶來。李先生先給老太太看看脈，道：“是痰瘀上行，非把這口痰治上來不能好。老太太上了年歲之人，氣血兩虧，不能用藥，趙員外另請高明罷。”趙文會說：“先生，我又不在醫道之內，我哪裏知道有高明之人？你可荐一人。”李先生說：“咱們這臨安，就是我和湯萬方二人。他治得了的病，我也能治；他治不了的病，我也不行。我二人都是一樣能為。”正說到這兒，濟公答說：“你等不要著急，我先給老太太看看如何？”趙文會本是孝子，一聽和尚之言，說：“好，你來看看。”李懷春也要看看和尚能力。濟公來至老太太近前，先用手向頭上拍了兩掌，說：“老太太死不了啦，腦袋還硬著呢！”李懷春說：“和尚，你說的甚麼話？”濟公說：“好，我把這口痰叫出來就好了。”說著，走到了老太太跟前，說：“痰啦痰啦，你快出來吧！老太太要堵死了。”李先生暗笑說：“這不是外行嗎？”祇見老太太咳出一口痰來。濟公伸手掏出一塊藥說：“拿一碗陰陽水。”家人把水取來。趙文會一看，說：“和尚，你那藥叫何名？可能治我母親之病嗎？”濟公大笑，手托那塊藥說：“此藥隨身用不完，並非丸散與膏丹，人間雜症他全治，八寶伸腿瞪眼丸。”濟公說罷，把藥放在碗內說：“老太太因急所得，一口痰瘀上涌，立刻昏迷不醒，你等給他好好扶養，吃了我這藥，立見功效。”趙

文會一聽，知道和尚有些來歷，說的原因真對，忙忙說：‘聖僧，你老人家慈悲吧！我母因疼孫子，急的這場病。我有一小兒方六歲，得了一宗冤孽之症，昏迷不醒。我母一急，把痰急上了。師父要治好我母親，再求給小兒治治。’和尚叫把藥灌下去，老太太立刻痊愈。趙丈會過來給老太太請安，復給和尚磕頭，求和尚給他兒子治病。濟公說：‘要給你兒子治病也不難，須依我一件事，方能治好。’趙丈會問哪一件事。濟公不慌不忙，說出這件事來，叫董士宏父女相會，趙丈會全家病好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